



深度

Rapper Matt Force：末世是我的创作母题，香港人都在面对一个末世

“音乐是一种表达形式，你怎么利用音乐去表达不同的东西，是你自己的选择。”

特约撰稿人 孙小椒 发自香港 | 2019-11-02



Matt Force。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香港说唱歌手Matt Force歌曲《告别》的MV中，Matt Force和身后的十来个男演员一律身穿一身黑色西装。MV里他们置身于一个下雨的葬礼中，墨绿色的草地上生长出墓碑，黑鸟划过阴沉的天，棺木整装待发。Matt Force手持白花，或打着黑伞，在墓丛中穿行，对着挖得四四方方的土坑唱歌。

他唱道：如果你化身一盆植物，喺顷刻之间。你将会为我带嚟静谧，一切嘅支撑。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eye for an eye，直至双眼再睇唔到。个世界有病，根本无得医，c'est la vie，重新洗牌满足我嘅fantasy。

我问他，如果说每个创作者都有一个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他回答说，是“末世”。



Matt Force。摄：林振东/端传媒

Part 1

《告别》收录在Matt Force今年5月新出的专辑《Matt Force》中，这是25岁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在写《告别》那段时间，他刚好听了一首一些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歌，于是想写一首歌去纪念他们。“他们两个风格都很强烈，给我们留下了可以怀念的遗产。”作品最终出来之后，它的涵义又有所延伸：Matt Force认为这首歌同样是写给听众，“让他们怀念自己钟爱的人”。

专辑《Matt Force》中有11首歌，风格各异，但与《告别》一样，都有一些共性：歌曲的节奏、格式、韵脚非常整齐；唱腔并不激昂，而是冷静、音调低沉而有力量。

他的音乐风格，是在他中学毕业开始奠定的。“那时很喜欢听美国90年代东岸的hip hop，节奏感再强一点，风格听起来有一点点凶，那种唱腔、歌词里面有很多暗涌。”Matt Force回忆，“我会形容为一种有暗涌的音乐。”为什么喜欢这个风格，他也解释不了，“喜欢就是喜欢”，他笑说，“很神奇的，你一听到这个音乐，你的头自己会动的话，你就知道自己是喜欢的。”

Matt Force - "告别" [Music Video]

“当时的音乐有一种质感在，质感是哪里来的呢？主要系靠当时的机器，插上那条线会听到“滋滋”的声音，有点沙沙的感觉，就有种质感在，可能要细心才能听到。”因此，他现在做

音乐，也会尽量弄得粗糙些、没那么清晰，模仿听黑胶唱片的感觉。“我觉得这样才是接近原始。”

在此前的访问内容中，他说自己的创作灵感很多来自“文史哲”。在这张专辑中，他的歌词中有不少比喻和意象运用，文气重，而且不少歌曲都围绕着生与死这个主题。

例如专辑中第十首歌《If I Die Tomorrow》，讲述的是在庸常生活中假想明天死去的可能。“日复日朝九晚十到底为咗啲乜？最后一口嘅香烟喺个窗边慢慢消失…时针分针又开始显得焦急，佢最希望系播住最爱嘅唱片就这样停止呼吸。就这样消极，晴天霹雳，生命入面嘅平衡就早已消声匿迹，就好似摩天大厦都早已变成瓦砾……”

专辑中有一些歌，写的时候很顺利，大概一两天就写好了。而这首歌则写得很慢，一天只写得了一两句。“以前在学校读过存在主义，他们会整天问你，如果你明天就死了的话，你会想做什么、见什么人？这首歌就从这里来的。”Matt Force说，如果我明天就死，我会先见完我所有的朋友，如果还没死就……再多做一首beat.

又如专辑中的第三首歌《死亡香》，这是他与自己所属厂牌Wild\$yle中另外两名说唱歌手YoungQueenz, GrymeMan的合作歌曲。在Matt Force的部分，他写道：“香水有毒，佢攻势更加凌厉。芬香扑鼻，令你嘅脑袋停滞，呼吸嘅痛，连接住你嘅心肺…失去水分，被抽干嘅尸体，玫瑰上嘅刺，永远留低系你肢体……”

像这种合作歌曲，通常是几名歌手共用一个概念，大家自由发挥。这首歌的Beat是Matt Force制作的，三人确定了“香水有毒”这个主题，就自由创作了。Matt Force说，这首歌中他讲的内容是一些很个人经验的东西，关于诱惑。具体内容与感情内容相关，他没有展开讲：““香水有毒，就是香水很香，但你不可以喷太多，要适可而止，尤其面对诱惑的时候。”

这种内容的取向，在他大学前后形成。

在浸会大学，他读了两年文化研究。“在读文化研究之前，我不会想太多。”相对于以前的作品更多谈个人经验、情感，课程让他接触了媒体、政治、哲学，从而拓宽了他的创作主

题。同时他也形成了如今的歌词创作风格：“我写歌词会用很多象征，不会讲得很实在，听众听到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解释。我喜欢人们去想多一层。”他说，“我觉得这是写歌词的有趣之处。”

歌曲中大量讨论的死亡议题，他表示，这依然来源于他的末世母题。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很有一种末世的感觉。”Matt Force说，“我中学是读地理的，地理科讲很多环保的议题，海水温度升了一两度，珊瑚也白化了，会引发一连串问题，使很多动物失去居所。这是一个食物链，一链接一链，其实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我觉得末世这东西，离我们很近。”

“而且从小到大，我都在香港长大、生活，我觉得香港人都在面对一个末世，就是2047这个大限。”



Matt Force。摄：林振东/端传媒

Part 2

Matt Force与hip-hop的结识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那还是个用MP3听歌的年代，有一个朋友，用MSN发了一条Eminem的Youtube链接给他。

在那个时代，他所接触的大多是香港的流行音乐。“他发了那首歌给我之后，我觉mind-blown了。”Matt Force说。从此之后，他就开始自己找歌听。

先是在Youtube找歌。到中学时代，Facebook开始流行，网民热衷于兴建各种兴趣群组，在那些群组中，他认识了一帮有同样音乐喜好的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约在中学三年级，他开始尝试自己创作。

“那时放学没什么事情做，要么打球，要么回家，回家后趁没人就在那里Rap。哈哈哈。每天回家练，就这样练出来。那时觉得唱别人的歌词又不够表达自己，就开始自己试下写歌。”

一开始，他不知道做一首歌要怎么做，有哪些步骤，全部要自己摸索出来，而他学习的方式“看Youtube”。最早做的歌曲，他甚至不敢放上网，都只是自己听听。等到大概中五中六，他觉得作品成熟了一些，才敢把歌曲发到网上。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认识了现在所属厂牌[Wild\\$yle](#)中的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网上讨论，2011年，他们一群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倾大计”（谈大事）。“第一次见面随便找了间麦当劳，大家就聊有什么要做……我们每个人都设定了一些目标，例如做五首歌出来，看看效果和反应怎么样。一开始厂牌的logo、设计，每个人下一年的目标，都是那天在那里讲了出来。”

在少年时期的创作中，Matt Force自认没有太多想法。“小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想表达，生活比较平稳，对身边的事没有太多深入的观察，自然没什么话讲。”开始创作之后，写歌词成了他的首要兴趣，完成了学业之外第一件事就是写歌词。而歌词内容一开始也大多是情感表达。“最开始都是些情歌之类的，哈哈，很噁心那种。”

“但长大后自己开始想接触多些资讯，睇多点新闻的时候，就有好多信息要过滤。”他说，“我想也是到中学毕业之后，那时整天看好多新闻，觉得这个香港有好多问题。写些有反抗意识的东西，就是那时开始。”



Matt Force。摄：林振东/端传媒

Part 3

2014年，Matt Force发布了歌曲《FUCK689》，斥骂当时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歌词和如今的含蓄风格非常不同，用词直接，凶狠：“FUCK YOU，娘振蠓！SUCK MY DICK！历史将会证明你是失败的！”

为什么当时会创作这样一首歌呢？他说，因为那时真的太生气了。

“雨伞运动的时候，那时在家里看新闻直播，见到他放催泪弹，太生气了，就立刻冲出去金钟。之后很快就完成了这首歌，大概两个礼拜就做完了，”Matt Force又强调了一次，“太生气了”。

在歌曲中，他写道，“意识形态随时准备CUT下你首级，怒屎怒小，唔识合老少，蛇斋饼糗，发笑。其实你崇拜嘅系老妖，唔好太容易受唆使胡乱吃果子，你嘅晚年同子孙ARE GONNA PAY FOR IT.”

而现在他不会再想听回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音乐人就是这样，永远都不喜欢听回自己的作品”，他说，“或者隔了几年之后会觉得之前的东西不成熟。”

2018年，厂牌本来安排他到北京演出，但最终因为不得而知的原因取消了。据闻可能是有内地饶舌艺人爆出负面新闻，令很多演出都被取消。得知自己在北京的演出取消，他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也预计到了。始终去中国地区演出，会有好多这类突发情况。”近几年来，由于相关综艺节目的推广，说唱音乐在大陆成了流行文化，而由于中港大陆的政治情况，香港、台湾歌手如果需要维持内地的发展空间，则需要避开某些敏感议题。有一些说唱歌手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同时也在大陆赢得了很好的机会。然而在此前的采访中，Matt Force表示自己不怕，也绝对不会避开某些议题。“不然我何必唱hip hop呢？”

从2019年6月香港反修例运动开始后，有大量的音乐作品涌现，表达对政府、体制的不满或者表达诉求。这当中不少都是说唱，比起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用说唱表达自己的歌手似乎更多了。

Matt Force并不讳言自己有出去参与过街头运动：“有出去『发梦』。最记得是612那天，前一晚没有睡觉就出去了。”他说，“可能太担心，所以睡不着。到第二天早上，我和几个朋友搭最早的一班车去了金钟。我记得警察去到夏慤道驱散的时候，我们全部人去了高等法院那边避，那边就一直发射催泪弹，然后收到消息说有个港台司机中了弹。”

“我最记得那时，同行的朋友一路走一路哭了出来，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对着香港人都可以这样开枪，我最记得的是那个画面。”

在那之后，香港一度出现了一轮抗争者自杀潮。低落的网民把Matt Force此前不久发布的《告别》重新贴出来，互相慰借。他在歌中唱道：你嘅坚贞风格鲜明，承载住你嘅生命，无数人喺夜幕低垂之下重复重复又翻睇，去到落幕嗰刻先知道冇得再复制你嘅一切。转眼即逝无得再返嚟，我知道有人同我一齐，冇办法停止对你执迷。

7月15日，香港一批说唱歌手发起了一个名为“开花音乐祭”的义演活动，Matt Force是演出嘉宾之一。

在就香港的运动发声这件事上，香港的hip hop音乐圈也曾有些争执：有人认为说唱歌手应该在这种事情上表态，因而看不上一些可能为了自己在内地发展空间而紧闭嘴巴明哲保身的人。对Matt Force自己来说，写出真实的感受是最重要的。“看回hip hop的历史，当时黑人也是反抗警察暴力，也是为了不公义发声。”当然，话又说回来，“音乐是一种表达形式，你怎么利用这种音乐去表达不同的东西，是你自己自己的选择。”

目前，Matt Force正在筹备下一张专辑，而当下香港发生的事情，也会经过他的思考消化，最终写进他的歌曲之中。



Matt Force。摄：林振东/端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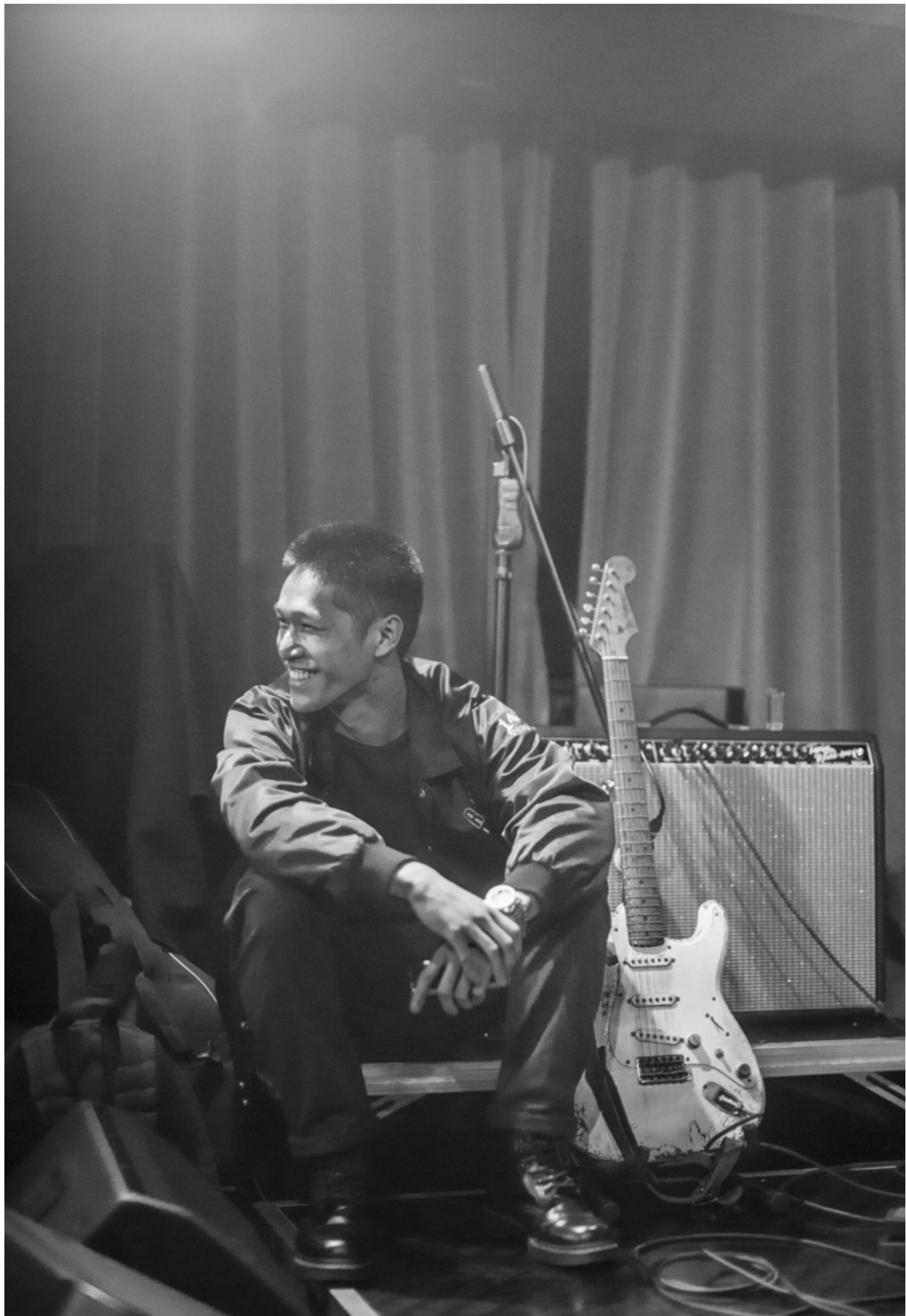
尾声

Matt Force觉得，香港的hip hop土壤正在慢慢变得更加成熟。这种成熟得益于几个方面，一来是科技，现在做hip hop音乐的门槛比较低，“你有一支比较正常的咪，可以是千几元的，就可以录到一些标准质素的歌出来。网上又有很多教学。”

同时hip hop的爱好者和听众也比以前多了。Matt Forcer认为，这种流行可能与近几年hip hop音乐的发展有关：“以前比较流行Boom Bap这一类，也就是我自己喜欢那一类，但我会形容它停滞了一段时间。直到近几年多了trap这种风格，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hip hop。而且这几年又有《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吸引了好多人去尝试。”

而在有了更多爱好者之后，香港hip hop文化的逐渐成熟，还有很多路要走。Matt Force认为，自己从小接触hip hop文化，从当中学到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自由。这种自由是创作层面的自由：“说唱音乐中有一种文化叫 cypher，就是拿着一首beat，可以有很多个Rapper在同一首beat 里面写很多歌词。可以看到每个人对每件事有很多诠释，很多风格，可以很多元化，不单一。”

而他认为写歌的人有一种责任。“你写歌词是要给人听的，你不知道那首歌会不会红，如果你那首歌红了就会有很多人听，你就要对那个作品负责，就是这么简单。”他说。“我希望我写的东西是会令人思考的。”





Matt Force。摄：林振东/端传媒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2. 科大学生坠楼疑云
3.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4. 解构“福建帮”：从联谊乡亲到政治动员的铁军
5. “双十一”示威记录：示威延续至午夜，全日近百人送院，两人危殆
6. 华尔街日报：中国以美国式破产缓冲经济放缓压力
7. 与台湾断交七日内，我在索罗门群岛遇见的四个故事
8. 滥捕、棍打、延迟12小时送院？被捕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9. 白信：十九届四中全会，通向极权主义的治理“现代化”
10.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编辑推荐

1.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2.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3. 北叙利亚战地手记：罗贾瓦，被入侵的乌托邦
4. 才废克什米尔自治，又燃族群冲突火种，莫迪想要一个怎样的印度？
5. 何韻詩：面对恐惧，站在风眼，却不被风带走
6. 社运父母开办Kids Club：为何乱世里我们要教孩子种田
7. 香港诗人淮远：叙事诗和即时诗最适合这个时代
8.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9. 专访香港学者李家翘、蔡俊威：超越“世界的香港”，回到“香港的香港”

10. 旧友谊，新领袖：撤出坦桑尼亚的中国投资客

延伸阅读

专访长毛：特首，听话？

长毛年近六十，依然不听话。他明白听话更符合现实，但理想更加可贵。人民是骗不到的，比强权更长命。

专访Luna is a bep：要努力地寻找一个正常生活的方法

创作出《收成期》之前，她担心被外界指抽政治水；在成为说唱歌手之前，她对说唱也没有太多接触。

专访导演麦曦茵：我有一个百子柜

自我发现与自我疗愈的主题从未在她的作品中消失，这个夏天有观众看她的《花椒之味》流泪不已。